

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

日前,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。

多年来,山东省美术家协会都着眼于打造全国美术高地、推动美术强省建设,实施美术精品创作工程,组织策划了齐鲁颂“三个一百”美术创作工程等一系列重点美术创作工程,搭建高层次成果展示平台,承办了“翰墨齐鲁——中国画家邀请展”、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——全国农民画作品展”等一系列精品展览,加强青年人才培养,实施“山东艺术培育计划”,举办了“山东省美术新人新作展”、“学术100·山东青年美术作品全国巡展”等活动。我省已成为全国书画艺术“大码头”,在历届重要全国美术大展中,我省美术作品入选和获奖数量都位居全国

前列。
会议期间,山东省美术家协会认真总结了上届以来的工作,规划部署今后五年事业发展的蓝图,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。

主席、副主席及秘书长名单

主席:张望
副主席:张宣(常务)、孙成河、王力克、杨枫、苗登宇、唐家乐、王绍波、李平、徐永生、张星斗、王居明、孙成刚、张淳、杨晓刚、刘喜欣、李怀杰
秘书长:张宣(兼)

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

日前,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。近年来,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,省书法家协会团结带领全省广大书法工作者,坚持“二为”方向和“双百”方针,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,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,使我省书法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省书法家协会积极打造文化活动品牌,组织开展“百县千村”书法下乡、“王羲之奖”全国书法作品展等活动,极大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。组织专家编纂23卷本《山东书法全集》,长期致力于书法学术研究和教育普及。我省的书法事业呈现出年龄结构合理、整体实力雄厚、书法创作繁荣、书法市场活跃的局面,书法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。为繁荣我省文艺事业,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会议期间,山东省书法家协会认真总结了上届以来的工作,规划部署今后五年事业发展的蓝图,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。

主席、副主席及秘书长名单

主席:顾亚龙
副主席:孟鸿声(常务)、于明途、范正红、黄斌、徐华志、吴冬、靳永、王瑞、范国强、闫汉友、纪君、曹钰、谢长伟、姚东升、陈靖
秘书长:孟鸿声(兼)

单应桂真情忆师友 (三)

恩师李可染

□ 单应桂

老师的题词

我是幸福的,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,当时李可染、叶浅予、蒋兆和、李苦禅、刘凌沧等先生都在中国画系任教,年龄都正值壮年。他们共同担当起系里教学的大梁,共同携手使中国画系的教学办得十分有生气,因此说,我们这一代的同学们都是幸运儿。

1959年《李可染水墨写生画集》出版,同学们争相购买,我也买了一本,捧在手中如获至宝,反复研读,爱不释手,心想一定请李先生在画册上签个名,作为永久纪念。这天先生来给我们上山水课,我急忙把我的心愿告诉了先生,他欣然应允,说:“我把画册带回家去写。”我本以为先生会拿起笔来签上名,这是很方便的,为什么要带回家去写呢?第二天先生将写好的画册交给我,我恭敬地接过来,急忙打开一看,两行整整齐齐的毛笔字竖写在扉页上,下边盖着“可染”二字的红色印章,题词是这样写的:

应桂同学:这里画款好就坏望能仔细观察评定,假若要从中学得借鉴的话,亦望能有师长取短的精神。建国十周年可染略记数语以留纪念。

这件事给我教育很大,说明老师从不草率地去做任何一件事,即便是学生要求签个名,他也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认真去做,以求得对学生有所教益。这是李先生做事的一贯作风,

说明了先生严肃的治学精神。他常对学生们说:“一个人的进步不外有两条,一是发展自己的长处,一是改正自己的缺点,你如觉得你在哪一点上不足,就在哪方面用功。例如,你的树画不好,你就集中精力反复地去画树,一直到画好为止,这就前进了一步,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。”他一再教导我们在学习中有师长取短的精神,要学会运用分析的方法。学习古人也要分析,他的笔墨好,你就学他的笔墨;线条好,你就学他的线条。老师早年学习时有个极好的学习方法,他说:“我订了一些小本子,把古画中的树木、山石、人物分别临摹下来。如果这张画意境好,就把整个构图临摹下来,收益颇大。”艺术大师当年就是这样刻苦学习的。

先生在自己的画集中给我写下的这段话,体现了个绘画大师的谦虚精神,同时勉励学生在学习时要有师长取短的精神,教给了我一个正确的学习方法,使我受益终生。先生的虚怀若谷和平易近人,使我这晚辈学生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和动力,那就是今后更应该谦虚求学,不可有丝毫张狂。这是老师以他的实际行动给我上的终生难忘的一课。

再看看当今社会上的青年人,稍有进步,甚至还没啥进步就自封“大画家”“大师”等称号,招摇过市,自我吹嘘,这是很可怕的,也是很肤浅无知的。“谦虚使人进步”这本是尽人皆知的一句话,但现在却被某些人视为迂腐,这是十分可悲的。记得李先生常常给同学们反复说:“学习一定要扎扎实实,来不得半

点虚假。争名争利的人,投机取巧的人,在艺术上是不会有大成就的,这种人实际上是很蠢的。”老师还说:“我虽然画过几百幅山水写生,但每逢面对着新的对象,还感到惶悚、吃力、很困难。”这是多么可敬的谦虚精神啊!

墨越重画越亮

李先生山水画课的安排,是先上临摹课。老师把他近20幅原作拿来,让同学们观摩和临摹。我临的是一张苏州河的小景,有乌篷船、小石桥和两岸的街景。当我们把自己临摹的画一字摆起来请老师批评时,先生前后认真地看了一遍,转过身来生气地说:“你们以为我的画都是黑的吗?”同学们都不敢出声了。再仔细看看,果然,我们临摹的画都夸张了原作的黑,每张都黑乎乎的,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先生的作品,以为先生画的特点就是黑,难怪先生生气了。这时,先生的声调缓和下来,说:“黑是为了亮,不是为黑而黑,应该是墨越重而画越亮。”他指着雁荡山下的水田说:“你们看我这张画,山树都是逆光而画,用墨较重,但山下和树后边的水田却很亮。作画时我将逆光下的山和树有意地画重,层层递加,这千笔万笔都是为了突出水田的亮。作画一定要把握住对比效果,和对比相抵的是‘对吃’,‘对消’,黑白明度一样,就达不到对比效果,画面无力的原因常常就在于此。”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,开始理解老师画中黑与白的辩证关系。

第二天先生来上课时把他非常喜欢的一幅作品《鉴湖》带来让大家观摩。他说:“在写生这张画时,起初觉得此景很平淡,意境并不十分明确,但当我静下心来慢慢细看,望着明镜般的水面,淡淡的倒影,美极了。想到古人有句话叫‘湖光如鉴’很有启发,完成后就叫它作《鉴湖》。”的确,没用多少笔墨,一个明净、清新的鉴湖就展现在面前。黑与亮是根据画的主题和意境来确定的。

有人一辈子精力都没集中过

写生课开始,老师要求我们每人一天完成一张生作业。先生也和我们一起画,但是我们总是画得比先生快,原因是心没有完全静下来,观察对象也不够深入细致,表现上就更谈不到充分了。先生看出了同学们的问题,于是叫大家停下来。第一句话就说:“潦草是最大的错误,没有比潦草的错误更大了。艺术家从



恩师李可染 单应桂

事创作不是探囊取物,而是要把整个生命力投进去,犹如狮之搏象、无鞍骑野马、赤手捉毒蛇,必须全力以赴。有的人马马虎虎,一辈子精力都没集中过,因此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大科学家、大艺术家都是能够高度集中精力的。聪明是什么?聪是听得清,明是看得明,也就是高度集中的意思。”先生这一番讲话给我震动很大,正中了我的毛病。至今老师的语调和严肃神情犹如在眼前,以后每逢做事情精力不集中时,我就想起了先生的教导,这对我一生的学习和创作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鞭策作用。
(本文选自单应桂著《容园绘事》,有删节)



《山行》(晨兴山林行,最喜多清风。懒阳慵初起,勤劳苦先征。古柏执苍绿,野花散淡红。天籁无伪语,驻足赏鸟鸣。)

于冠深诗并书

见贤思齐 于冠深

门外论书短章

□ 于冠深

赵孟頫论书有谓:“书法以用笔为上,而结字亦须用工。”所谓“用笔”,按启功先生的解释,是指每个笔划的写法,即笔毛在纸上活动表现出的效果。“结字”是更重要的。换言之,“结字”为上。面对这种抵牾,我是骑墙派:“用笔”和“结字”都重要。该老先生在申明其“结字”为上的观点时说:“一个碑帖上的好字,我们用透明纸罩在上面,用钢笔或铅笔在每一笔划中间划上一个细线,再把这张透明纸拿起单看,也不失为一个好的硬笔字。”本来是讲毛笔字的,这里却岔到硬笔字上去了。这等于否定了用笔有优劣高下之分,抹杀了笔划的有筋骨血肉等等之别,难以让人认同。

王献之学书的故事,差不多尽人皆知。所谓“吾儿磨尽三缸水,唯有一点似羲之”的判断,显然不是从

“结字”的角度着眼,而只能是从“用笔”的角度着眼。不知道这个故事有多大的可信度。不容置疑的是许许多多的人津津乐道。仅此就足以证明,许许多多的人对用笔有优劣之分的看法是认可的。也是我小的时候,一次正把着洞箫吹一支曲子,村上的一位叔叔来到跟前,要过我的箫去也吹我刚吹过的同一支曲子。老实说,我吃惊极了:其音质与音色的珠圆玉润,跟我吹出来的那种单薄与干涩,绝对不在一个档次。不同的艺术品类之间,是有其相通之处的。在我看来,这里,洞箫的音质与音色就有类于书法的笔划。另外我还想及:这里有两副家具。式样完全相同。一副是红木打的,一副是杉木打的。从欣赏的角度着眼,两者是不是有云泥之别呢?

怎样把字写得“老干”一些?有朋友向我传经送宝,曰“一字诀”:读。翻一番是两个字:读书。再翻一番是四个字:读两种书。其一是读特殊意义上的书,即多读法书,打磨眼珠子,或确切地说是滋润眼珠子——法书养眼,且勤于研究,提高欣赏水平。眼高固然有可能手低。眼低则不可能手高。唯眼高才有望手高。其二是多读一般意义上的书,厚化文化积淀。“腹有诗书气自华。”“气”有多方面的表现。写字便是其中一端。缺乏文化积淀者的书法作品,是难以“华”得起来的,而且难免予人以枯枝败叶死灰不阳之感——连气都少大拉稀。说句挖苦的话:胸无点墨气亦乏。我问:是不是也得多临(帖)多练呀?答曰:多临多练何待言哉?“地球人都知道!”我笑,又问:“大鼻子外国人也知道吗?”我说的当然是天下华人了!”听话听音。这最后一句,似乎漾着一丝半缕的不屑:老迈不堪造就!

老干

放松

放松也者,身心舒展没有滞碍之谓。按说,这并不是一件难事。然则,在有些时候和有些情况下面竟然非常困难。譬如照相,人往镜头前一站或者一坐,面容妍媸不论,总之是原本很自然很松弛的来着,岂意肌肉竟蓦地抽搐起来。拍照者越说“笑一笑”,脸偏是越抽搐。拍照者提示道“茄子”并按下快门,响应不见于嘴而形于脸:面孔几近于茄子了。可以跟照相放松难相提并论的,我以为是写字。当然这是就创作书法作品时写字而言。

跟照相时不能放松的表现是脸部抽搐不同,写字时不能放松的表现,是手的僵化与呆滞乃至于发抖。也许别人的情况跟我不同。反正我每当临案作书,总难放松或曰或多或少的有些紧张。有时原本较比放松来着,一俟觉得所写出的部分尚称如愿成功在即,心系于便“吃楞”一声紧绷起来,笔锋旁逸斜出,书作功败垂成。至于在大庭广众之所,众目睽睽之下,就尤其紧张得厉害了。不去多说了也罢。

我知我的不能放松,与自己的心理素质有关。然则,我又认为,即使是书法大家,也不见得总能在身心放松的状态下作书。苏轼论书有谓:“书初无意于佳乃佳”。怎么会“无意于佳乃佳”呢?岂非有悖常理?应该说这是实情。奥秘乃在于“无意”才能放松。“无意乃佳”是相对于有意不佳而言。可见,苏轼作书也有有意不佳即不放松或放松不够所以不佳的时候。怀素《自叙帖》有句:“醉来信手两三行,醒后却书书不得。”这里所谓“醉”者,肯定不是烂醉如泥的大醉,而是血脉偾张,精神焕发,身心通泰,逸兴遄飞的小醉或半醉。这是一种振奋与放松的状态。所谓醒后“书不得”者,不是说清醒以后就不会写字了,而是说没有了先前的振奋与放松,书作的水平相对下滑了。这应该也可以认为,怀素是不醉就不够放松或不能最大程度地放松吧?或曰:人家书法大家即使在不放松或放松不够的状态下完成的作品,也令一般的学书者望尘莫及。我也这样认为。我的意思只是强调,作书不放松或放松不够,是个包括书法大家在内的比较普遍的问题,非独一般学书者为然。

于冠深 1940年生,山东禹城人,大众日报社原副总编辑,高级编辑。